

# 艺术拼团:公共文化服务理念的革新



▲图为太极刀培训课。

## 什么是“艺术拼团”

什么是“艺术拼团”？简单来说，市民可以像在相关购物平台上拼团购物一样，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要，自主发起拼团学艺需求，当同一个需求的拼团人数达到一定数量时，文化馆就会协调教师、场馆资源开设相关课程。

具体而言，市民借助网络平台自主发起拼团学艺需求，提交意向课程（课程类别不受限制）。学艺需求审核通过后，文化馆会协调确定开课时间、地点以及开团人数，并生成拼团学艺链接。市民可通过社交网络将该链接自发传播出去，吸引志同道合者参与，一旦达到预定开团人数，即可顺利开课。

为降低市民参与的门槛，深圳市文化馆指导成立深圳市全民艺术普及促进会，由艺促会牵头开发、上线“深艺通”微信小程序，通过“深艺通”小程序，实现了发起、拼团、开课全流程线上化。

作为全国文化馆系统的一大首创，2024年11月，“艺术拼团”一上线，便受到深圳市民尤其年轻人的追捧，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榜。首批由市民发起并最终审核通过的50门课程，不少是网红生活美学课程，比如“茶香雅集”“趣玩彩泥萌工厂”。截至2024年年底，“深艺通”小程序注册人数超过2万，来自“艺术拼团”的培训达90个班次。2025年第一期“艺术拼团”启动后，一天之内，市民发起的“拼团”超过400个。

## 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从“供给主导”向“需求主导”转型

目前，公共文化服务多为供给主导型——公共文化机构提供什么，人们便接受什么，即使是一些“菜单式服务”，人们也只能“看单点菜”，难以享受“菜单”之外的服务。完全以市民文化需求驱动的“艺术拼团”服务模式，实现了“市民想学什么，文化机构就提供什么”，有利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从“供给主导”向“需求主导”转型。例如，非遗铜瓷、树叶吹奏等小众技艺课程，深圳市各级文化馆此前都未开设过，文化馆工作人员甚至难以想象会有市民对这些小众技艺感兴趣。然而，当市民通过“艺术拼团”的方式成功“拼”出非遗铜瓷、树叶吹奏等课程后，大家才发现有此类需求的市民不在少数，相关课程也因此广受追捧而成为“网红课程”。

“艺术拼团”带来的需求主导型文化服务，不仅表现为相关课程完全根据市民的实际需求开设，还表现在上课时间等细节也跟着市民的实际需要走。作为事业单位的文化馆，曾经的开放时间多是“朝九晚



▲图为成人书法课。

近两年，艺术夜校风靡各地，成为普及文化艺术、传递生活美学、丰富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途径。其常见服务模式为：文化馆根据自己的师资情况提供“课程菜单”，公众根据自己的兴趣“选课点菜”。虽然各地的艺术夜校不断创新课程设置、增加课程数量、扩大覆盖范围，但仍然不足以满足人们日益多样化、个性化文化艺术需求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深圳市文化馆在全国率先推出“艺术拼团”服务模式，通过数字化服务平台精准把握市民需求，创新资源配置机制，弥补了传统公共文化服务模式的不足，提供了艺术普及的新路径。



▲图为国风形体舞课。

五”“周末双休”，难以满足人们的实际需求。后来，很多文化馆搞临时开放、错时开放，但人们的闲暇时间依然跟文化馆的开放时间不合拍。通过“艺术拼团”，市民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课程开设的时间。比如，全职宝妈“拼”出的时间多为工作日白天，而青年白领“拼”出的时间多为午间或晚上。文化馆开课的时间完全由“拼团”的市民自己决定。

总之，“艺术拼团”通过捕捉市民个性化、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，精准提供优质文化服务，增强了文化馆服务的黏性，弥补了文化馆常规艺术培训课程的不足，提供了艺术普及的新路径。同时，“艺术拼团”服务模式着力链接和激活社会文化资源，大大提升了文化馆的服务效能。

## 全面推广“艺术拼团”服务还存在不少困难

深圳市文化馆在“艺术拼团”方面的探索取得了不错的成效，这得益于深圳市文化馆联盟的团结协作、相互支持，也得益于这些年来深圳建立起来的“全民艺术普及推广人”队伍。然而，对于很多地方来说，要开展“艺术拼团”这类尝试，尚存在不少困难和挑战。

随着全民艺术普及工作的持续推进，深圳市文化馆逐渐组建起一支涵盖高校教师、非遗代表性传承人、社会培训机构老师等社会力量的师资队伍，与此同时，积极鼓励拥有“一技之长”的市民以志愿者身份参与“艺术拼团”培训课程建设。每个老师、志愿者擅长的艺术项目、意向服务时间段、意向服务区域，都详细地记录在数据库中。市民“拼”出相关课程后，文化馆总能迅速为其匹配出相应的师资。

“艺术拼团”发起的课程，即使有些地方可以开设，但由于各地师资条件存在很大差异，因此也难以保证教学质量。作为公共文化机构，文化馆不能仅仅满足于“把课开起来”，还应建立对课程的动态监督机制，努力提升课程质量。平心而论，短时间内要做到这点，客观上存在不少困难。

运营成本与可持续性也是一个现实问题。“艺术拼团”服务的公益属性，要求文化馆承担课程补贴和场地协调成本。但文化馆依赖于政府财政拨款，经费有限，如果“艺术拼团”的需求持续增长，很可能导致文化馆在财力上无力承担。目前，上海市群众艺术馆、辽宁省文化馆等在开展艺术培训服务时，采取优惠收费政策，取得了不错的效果。今后，“艺术拼团”服务如果推广开来并持续开展下去，运营成本是绕不开的一道坎儿，因此有必要探索政府拨款与优惠收费相结合的投入方式。

“艺术拼团”不仅是技术层面的创新，也是公共文化服务理念的革新。各地文化馆在学习借鉴时，应根据当地的资源和条件，尽力而为、量力而行，重点解决资源链接、平台建设、可持续运营方面的难题，努力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从普惠化迈向品质化、个性化。

(据《光明日报》)

## AI写诗：

# 低于创造高于平庸

醒——

“玫瑰是红的，紫罗兰是蓝的，糖是甜的，你也是”，辛波丝卡的诗从日常生活中汲取喜悦，打通了私人化表达的空间；“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，我却用它寻找光明”，顾城的诗不仅抒发了一代人的心声，也寄托了一代人的理想与志向；“我本可以忍受黑暗，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”，狄金森的诗句道尽欲望与存在的悖论……最优秀的诗歌能带来个体瞬间的震撼，无论是爱、孤独、绝望、狂喜，都提炼出跨越时空的普遍经验。而目前的AI诗作，即便乍一看像模像样，但都只是人类规则下文字的游戏。

真正的艺术创作，不是集成而是择优，是从0到1、从无到有。随着AI不断进化，我们也许会看到，很多诗人都将败给AI，因为AI有着比一般人强大得多的数据库和算力。但这两者，也永远无法涵盖有创造力的诗人包括艺术家的“下一个”作品。而所谓“下一个”作品，就是人类还没有写出来的“杰作”。只有等“下一个”作品出现之后，才会进入AI数据库和算力。换句话说，看似新颖的AI诗歌，本质只是语料的重新排列，永远无法追问“为何写诗”，其创作永远在人类设定的框架内，也无法主动打破规则。这就是AI可以打败大多数平庸者，却无法打败有创造力的艺术家的原因。

(据光明网)

## 网络社交语言

# 应繁简相宜

在网络社交活动中，陌生网友之间热情互称“宝宝”，工作群里“好的”被“好滴收到”取代，句末的波浪号或感叹号成为标配，表情包被当作标点符号频繁使用，曾经只需“呵呵”二字便能传达的欢乐，如今却需要使用“哈哈哈哈笑死我了”，才能维系对话的温度……受经济学“通货膨胀”概念的启发，大众戏称这一现象为网络社交语言“通胀”。

网络社交语言“通胀”现象，产生于网络社会电子化、快节奏的生活环境。一方面，当电子屏幕阻断了眼神交汇与肢体语言，传递情感的任务便由文字承担。面对面交谈时的一个自然微笑，转化为微信对话框里的一个行文就需借助“~”的弧度；现实生活中的一个点头示意的动作，在手指快速打字时便需化身为“嗯嗯嗯”的连珠应答。另一方面，网络时代信息泛滥，注意力成为稀缺资源，迫使人们不得不采用更具冲击力的表达以争夺注意力。比如，职场人用“暴风哭泣感谢”替代“谢谢”以凸显诚意，商家以“真的绝了吗”影响消费者的心理。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，夸张的语言风格便在网络上流行起来，让原本简单的日常社交语言，走向了“字不多则意不诚”的膨胀。

在虚实交织的社交环境中，每个人都佩戴着由语言组成的面具，既害怕不够真诚的表达受到误解，又担忧过度修饰的言语遭人诟病——这种矛盾正在消磨人际交往本该具有的愉悦感与松弛感，甚至催生出本不应有的表达焦虑。比如，一些网友经常陷入不知如何使用称谓的困惑：对亲密的人不敢使

用流行昵称，生怕显得轻浮；对泛泛之交频频使用流行昵称，只为显得亲近。这种表达上的进退失据，导致网友们不得不反复切换社交人格，由此产生的社交负荷会消耗大量精力，让他们经常在网络社交中疲于应付。

因此，有人对网络社交语言“通胀”现象提出严厉批评，甚至认为，为了保持汉语的纯正，应禁止使用网络语言。其实，这倒没有必要。语言学家认为，语言是一个动态的过程，始终处在变化之中。

“健康”“思想”“组织”等今天的常用词，在晚清曾因是外来新词而遭抵制；“炒鱿鱼”“忽悠”等方言词语，如今也成为流行语、普通话的一分子。从这个角度看，网络社交语言“通胀”不过是古老的汉语在数字时代嬗变进程中的一个具体表现。

面对网络社交语言“通胀”现象，我们不妨以客观理性态度应对：一方面，对过度异化的表达及时进行修正，以维护汉语的表达秩序；另一方面，在网络社交中为平和质朴的表达保留空间。

有生命力的语言向来是与时俱进的。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之一，汉语一直在革故鼎新中维护着自己的文化韵味并适应着时代的需要。未来的理想图景或许应该这样：“绝绝子”与“大漠孤烟直”在各自的语境中都熠熠生辉，“好”与“好滴好滴”在不同场景中各尽其责。当然，这需要语言使用者在点击发送键之前，既保持对语言变化的宽容，又怀有对传统母语的敬畏。

(据光明网)